征集济南话发音人首日“面审”问得细

谈过几个对象都得拉一拉

本报8月25日讯(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晓) 25日,备受济南市民关注的济南地方话发音人征集现场报名启动。当天,近40名老少市民现场报名并经过面审。记者了解到,为保证语音不被影响,面审十分严格,甚至年轻人谈过几任对象的籍贯,都要经过审核。

“济南话‘比较磨蹭’怎么说?”“嫌别人声音大该怎么说?”“‘抽衣裳’说的是啥?”……25日,按查司66号这个原来的济南城墙根下仿佛成了济南方言“四六级”的考场。济南市语委两名省级普通话测试员当天专门负责征集济南方言的审核工作。为保证审核工作的高标准,两位测试员在审核前停止了普通话交流,甚至不能说“济普”,生怕被“带跑了”。

前来报名征集发音人的济南市民大多数住在护城河附近,有的与考场只隔着一条马路。不少报名者彼此相识,或是多年未见的老邻居。不过,想要成为真正的济南方言发音人却没有那么简单。测试员曹燕玲告诉记者,很多老词语已经多年不用,加上不少年纪大的报名者记性不好,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拉呱”之后,大家才会逐渐回忆起那些方言。

在报名现场,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人。在最终的发音人征集中,必须遴选出一对青年男女作为代表。但由于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媒体语言和外地语言的“传染”,测试员对年轻报名者的要求也更加苛刻。“你谈过对象没?谈过几个?都是哪里人?方言重不重?”采访中,测试员的一番话问得对面的一位小伙子十分不好意思。但测试员曹燕玲却严肃地说,这是必须询问的环节,因为这直接牵涉今后选出的发音人代表语音是否纯正。

济南市语委主任杨静说,25日到27日都是现场报名时间,首日共有近40位报名者完成初步面审和录音。“我们这不是方言选秀节目,而是为了语言库的录入工作,我们选拔发音人完全按照规定的录取条件来进行,相对比较苛刻。”

济南话“代沟”出现,再不保护真来不及了

“洋茄子”是啥,年轻人真不知道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晓

在25日的报名审核中,老少报名者们给了测试者不少惊喜,但工作人员也发现,济南地方话出现了清晰的“代沟”和“断代”,对于“洋茄子”这样的词语,一些年轻的济南人也不知道是啥意思。相关部门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寻找和挽回现有的济南方言,并尽快扩大济南语言文化的保护范围。

“板凳儿”应该是“板凳子”

“其实,济南方言不是一个个孤零的词语,而是一个个生活场景的表现啊!”25日上午,《济南话音档》作者朱广祁先生的夫人刘秀云也出现在了报名现场。作为老济南人和曾经的济南方言调查者,她提出,要把济南方言放在具体的情境中还原。

“那天报纸上刊登了一个词‘板凳儿’,我觉得这个不确切,应该是叫‘板凳子’。”刘秀云举例说,“妈妈对女儿说‘妮子,你把那个板凳子搬一边儿去,在那块碍事吧啦的’,是这么个语境,这么个语气,这么个味道,换成‘板凳儿’就会感觉不舒服。”

刘秀云说,她每看到一个词,就会想起过去生活的一个情境。比如老济南人去盛绿豆汤,贴个饼子,就会拉活起很多老话儿,十分亲切。“我现在来了,也想见见这些人,对对话,感受一下。”

63岁的报名者黄香荣说,听到这么多人拉活济南话,想掉眼泪。她想说,“当初就是那么回事。”不过,现在自己上了年纪,已经记不起那么多以前的话了。

对于那些老词语,31岁的报名者小段面对测试员的询问时却有些羞于开口。“这些话我们现在只是记得,平时基本不说,跟同事朋友说,有时他们还笑话。时间长了,家里也就没人说了。”

部分老词语已被修正了

测试员曹燕玲发现,现场一位60多岁的老大妈用近乎标准的普通话语音和济南方言“音调”说起了济南话。“有点‘济普’的味道,这说明有些老词语已经被普通话修正了。”曹燕玲说,在一些有一定文化的济南人中,教育程度越高,方言可能被修正得越多。但在选择济南方言发音人时,有一定文化程度、发音准确的报名者又是优先选择的,这便给专家们出了一道难题。

在当天的面审中,测试员还发现济南地方话出现了清晰的代沟和断代。

“你知道‘洋茄子’是什么吗?”测试员问报名者小段。“不知道。”小段回答。

“看来你比我小多了,这个词是气球。”“想起来了,但我小时候只听过一次。”对于测试员的提问,31岁的小段时常被问住。

曹燕玲说,她在25日的测试中发现,报名者掌握济南地方话的词语量随着年龄逐渐减小,每隔几岁,总会有一些老词语被忘掉。“比如70岁的老人跟我们说,有些词我们没听过,我们40岁左右的人和30岁的年轻人拉,有些词他们也没听过。”曹燕玲说,这一方面说明,普通话正在逐渐替代方言,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再不保护方言估计就来不及了。

卖药糖的吆喝声引来掌声

“卖药糖,卖药糖,嘿,那一位还吃药糖,特别地酸、特别地凉,祛痰败火,洗脏清光……”

在25日前来报名的人员中,70多岁的回族老人马孝光唱起一段卖药糖小贩的吆喝声,引来审核现场一片掌声。不少人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吆喝。

马孝光是世代生活在济南的本地人。不过,他所呈现的济南话与众不同:“过去的商埠的人啊,从一说到十,每个字的音尾都要加个重音‘呀’,说起来很洒脱。现在上了年纪的济南人,有一部分就这么说。”马孝光举例说:“比如电视上《有么说么》这个栏目,实际应该说‘有嘛,说嘛,你捭胡扯!’”

谈到济南古城外的那段历史,马孝光说,有些词语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说的,其他地方听不到。还有一些老话,只有唠家常的时候能听到,现在已经不用了。

马孝光说,如今大家要保护济南方言,但作为济南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值得保护的还有很多。“我很感谢你们,像我这个年纪的,现在头脑还清醒,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一代也不行了,这个语言就真失传了。”

在25日的报名现场,一报名者(中)与测试员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现场花絮

进门就学动物叫

在25日上午的报名中,一名中年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济南方言,一进门就带给大家一股当年“大观园”的风情。这名中年人名叫刘云峰,是从小在青龙街附近玩起来的“老济南”。刘云峰一进门就开始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小鸟、小鸭子、小狗的叫声惟妙惟肖,加上他口音中的“济南味”,让人觉得更像是一位大观园中的老艺人。

刘云峰告诉记者,济南人说济南话本是很应该的事,但现在能说地道济南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他来现场主要是想怀念一下老济南味。可惜的是,因为刘云峰的年龄不符合要求,最终没能报上名。

叫上发小来报名

家住鞭指巷的杨先生今年31岁,在报纸上看到征召济南话发音人的消息后,便和发小段先生来报名。

“我虽然年龄小,但打小成长于老济南环境中,还是挺想成为济南话发音人的。”杨先生说,现在大力推广普通话,虽然方便人们交流,但是各个城市语言特色性就减弱了。征召济南话发音人,允许语言中存在个性,保留特色,他很支持。

“如果对方言不再加以拯救,那就真的是全国语言大而化之,都一个样了,济南和其他城市也就没有区别了。”杨先生说。记者发现,在审核现场,专家和杨先生用济南方言拉呱,谈话间流露着浓浓的老济南味。

一家三口齐上阵

在25日当天的报名中,来报名的两个完整家庭让主办方十分关注。在其中一个家庭,妻子庄女士和丈夫一同报名,女儿则作为备选考核对象。审核人员说,一家三口语言上可能互相影响,在地方方言的发音中也有研究的价值。

另一个家庭则是弟弟刘志琛、姐姐刘志红和他们的老父亲一同报名。刘志琛告诉记者,姐姐看到要征集济南话发音人的消息后,马上就跟家人说了。“大家在老城区生活了很长时间,感觉挺符合条件,说不定还会有些代表性,便都报名参加了。”刘志琛说,他原来住在县东巷73号,人们出门见面说的都是老济南话。现在能说地道济南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能保留点就保留点吧。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 晓